

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西方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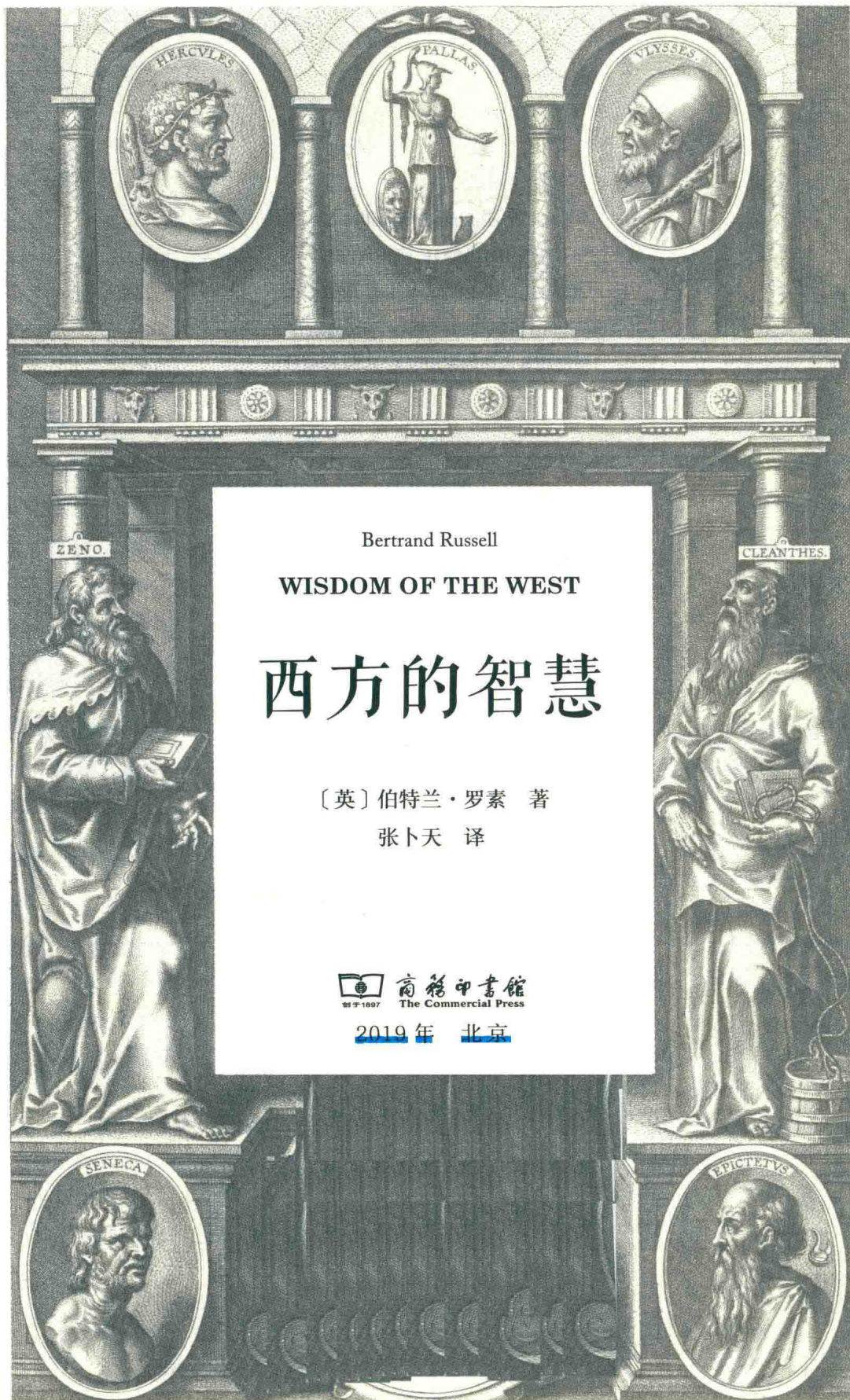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张卜天 译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西方的智慧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智慧 / (英) 伯特兰·罗素著 ; 张卜天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6842-7

I. ①西… II. ①伯… ②张…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 IV. ①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469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西方的智慧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842-7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¹/₄

定价：98.00 元

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Copyright © 1959 Rathbone Books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1989 by Bloomsbury Books

根据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1989 年版译出



本书翻译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资助

目录

前言	1
开篇	2
苏格拉底之前	6
雅典	44
希腊化时代	98
早期基督教	118
经院哲学	138
近代哲学的兴起	166
英国经验论	206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226
功利主义及之后	256
当代	280
结束语	306
索引	310

前言

亚历山大城的诗人卡里马科斯（Callimachus）说：“一部大书就是一大祸害。”总体而言，我倾向于赞同。我之所以敢把这本书写出来，是因为就祸害而言，它还不算大。不过前一段时间，我曾写过一本同主题的书，因此要特别说明一下：《西方的智慧》是一部全新作品。当然，要是没有之前的《西方哲学史》，本书可能永远不会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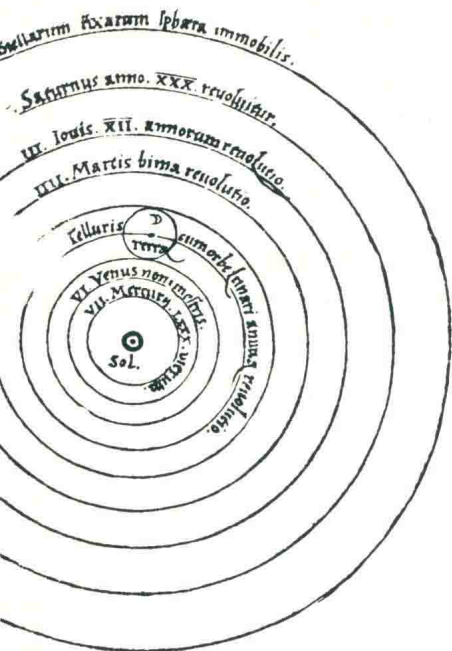
本书试图概述从泰勒斯（Thales）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西方哲学，并对其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做些提示。为此，书中收录了一些人物、地点和文件的图片，这些图片尽可能选自它们所属那个时代的资料。尤其是，凡有可能，我都会尝试把通常用文字表达的哲学思想变成图表，用几何隐喻来传递同样的信息。在这方面我所依靠的东西不多，因此结果常常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这种阐述方法似乎是值得探索的。尽可能用图表来阐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不受任何特殊语种的束缚。

至于又有一部哲学史出现，我想可以做两点辩解。首先，同时顾及简明和全面的著作极少；诚然，有许多哲学史著作涉及范围更广，每一个细目都有更大篇幅的讨论。对于这些著作，本书当然无意与之争锋。对哲学有更深兴趣的读者无疑可在适当的时候参考它们，甚至去查阅原著。其次，当前日益强劲的专门化趋势使我们忘记了从祖先那里得到的思想恩惠。本书旨在反对这种数典忘祖的现象。严格说来，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希腊哲学；割断我们与往昔这些大思想家之间的联系进行哲学思考是徒劳无益的。从前认为，哲学家对于任何东西都要有所了解，要求哲学包罗一切，这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时下盛行一种看法，认为哲学家对于一切都无需晓得，这当然亦是错误的。那些认为哲学“真正”始于1921年或此前不久的人没有看到，当今的哲学问题绝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因此，本书理所当然要对希腊哲学多费些笔墨。

哲学史的写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要么是纯叙述式的，显示某人说过什么，某人受到什么影响；要么夹叙夹议，以表明哲学讨论如何进行。本书采用第二种方式。也许还应补充一点：读者不应因此而误以为，仅仅因为发现某位思想家的观点不够完善就可以对其不理不睬。康德曾经说过，比起受到驳斥，他更怕遭到误解。在将哲学家束之高阁之前，我们先要尽力弄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同样必须承认，有时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洞见似乎不成比例。这终究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拿主意。

本书的主题在范围和处理方式上都不同于我之前的那本书。新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Paul Foulkes）博士，他协助我撰写正文，选择了许多插图，还设计了大多数图表。本书旨在考察哲学家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读者们读罢若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哲学，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

6 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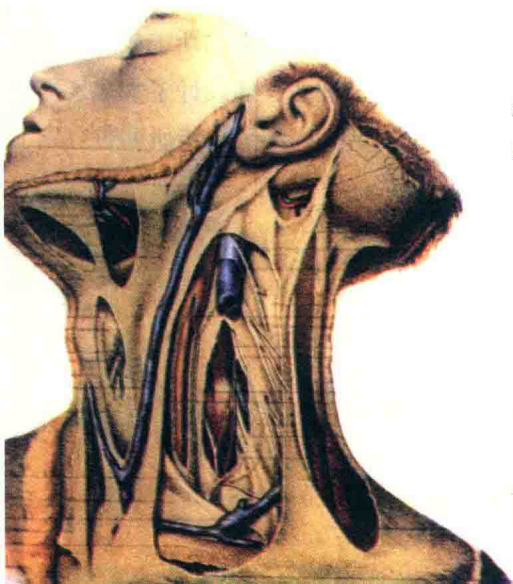


哲学家的工作究竟是做什么？这的确是个奇怪的问题。为了回答它，也许我们先要弄清楚他们没有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周围的很多事物已经非常了解。比如蒸汽机的运转方式，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领域。我们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也很熟悉，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再比如星辰的运行，我们也知道很多，这属于天文学领域。所有这些定义明确的知识片段都属于某一门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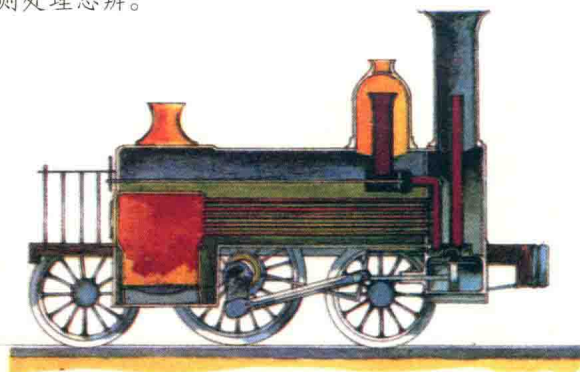
但所有这些知识领域又都被一个紧邻的未知区域环绕着。一旦你跨进并深入这个边界区域，你就从科学转向了思辨。这种思辨活动是一种探索，撇开别的不谈，这就属于哲学。我们稍后会看到，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各个领域无不发端于哲学探索。除了一些边界问题和方法问题，某种科学一旦有了牢固的基础，就多多少少可以独立发展。而探索过程本身却不会这样发展，它只是继续下去，寻找新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哲学和其他种类的思辨区分开来。哲学本身既不打算消除我们的烦恼，也不打算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所说，哲学是一种出于自身原因而进行的探险旅行。因此，虽然个别哲学家可能会固执于教条，但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教条、礼仪或神圣的东西。事实上，对于未知的事物有两种态度：一是基于书本、玄理或其他灵感来源接受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二是自己亲自走出去看一看，而这正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

7 最后，我们可能注意到了哲学的一个特性。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数学，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典上的定义，比如出于辩论的



科学处理已知的事实，哲学
则处理思辨。





需要，我们可以说数学就是关于数的科学。这样说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提问者即使对数学一窍不通，也很容易理解。对于任何一个存在着明确知识的领域，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给出定义；但我们却不能这样定义哲学。关于哲学的任何一个定义都会引起争议，都已经体现了一种哲学态度。要想弄清楚哲学究竟是什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做哲学。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表明前人是如何做哲学的。

人们时常会提出很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又不愿轻信预言家提供的现成答案。哲学的任务正是探索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是消除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真有的话）？世界是否有一个目的？历史要走向何处？或者，以上是否是无意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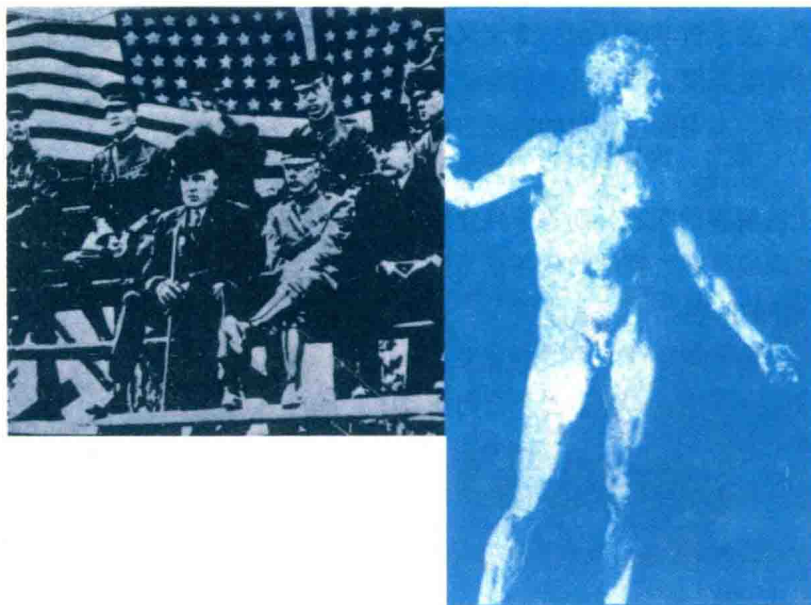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真的受规律支配吗？抑或

因为我们愿意看到万物有某种秩序而认为本应如此？还有一个一般的疑问：世界是否被分成心灵和物质这两个分离的部分？如果是，它们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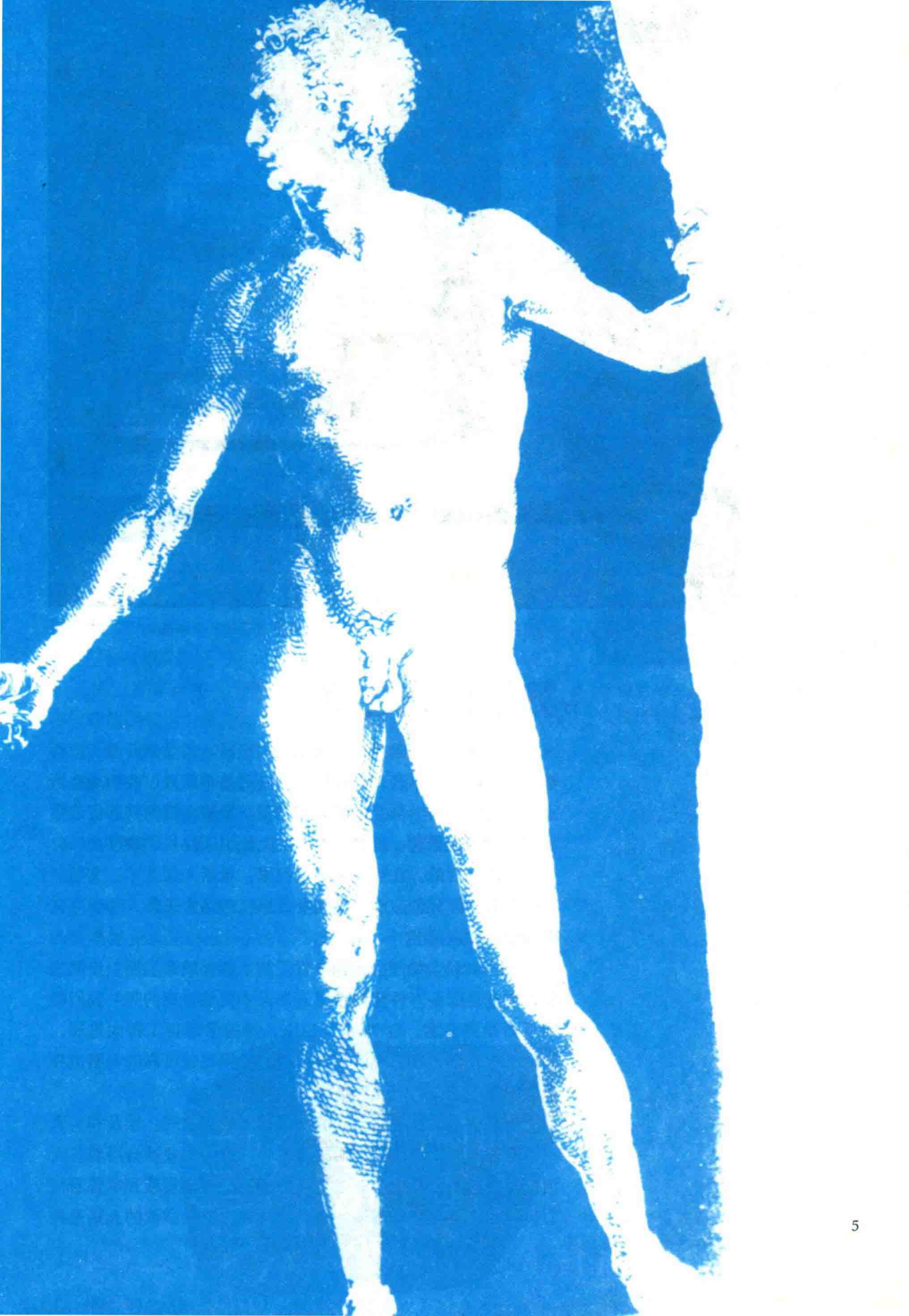
关于人，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是否如天文学家所说，人只是在一个渺小的行星上无助爬行的几许尘埃？或如化学家所说，人只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组合起来的一堆化合物？或如哈姆雷特所认为的那样，人有着高贵的理性和无限的能力？或许，人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

同时，还存在着关于善与恶的伦理问题。是否有某种生活方式是善的，另一种是恶的，或者无论哪种生活方式都无所谓？如果真有一种善的生活方式，它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学会过这种生活？是否存在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或者这种所谓的智慧只是空虚的癫狂而已？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人困惑不已。我们无法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解决，有独立思想的人又不愿苟同那些兜售万灵药者的说法。对于这些问题，哲学史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回答。研究这门艰深的学科时，我们会了解到过去的人是怎样思考这些问题的。如此一来，我们对这些人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其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知之不多，这最终也会引导我们如何生活。



人是无助的侏儒？
是几许尘埃？
还是哈姆雷特眼中之所见？





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宫殿，
希腊文明的祖先

10 苏格拉底之前

当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被人提出时，哲学就开始了，科学也是如此。最早表现出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希腊人的发明。希腊文明的兴起促成了思想活动的大繁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是空前绝后的。在短短两个世纪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创造出系列令人惊叹的伟大杰作，为西方文明设定了普遍标准。

哲学和科学始于公元前6世纪初米利都的泰勒斯。在此之前，究竟是哪些事件使得希腊人的天才突然显现的呢？我们必须尽力找到答案。自20世纪以来，考古学取得了很大进展，借助于考古学，我们也许可以拼接出一幅比较可靠的希腊世界发展图像。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希腊文明属于后起之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比希腊文明早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沿着各大河流发展起来，其统治者是神圣的国王、军事贵族和掌管着精心设计的多神教宗教制度的祭司阶层，占据大多数的人则是种

地的农奴。

埃及和巴比伦都曾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知识，但都没有发 11
展出科学或哲学。这究竟是由于缺乏天才人物还是因社会条件
所限？这里暂不探讨，尽管这两点无疑都有影响。重要的是，
宗教的功能无益于思想探险。

在埃及，宗教更关注死后的生活，金字塔就是葬礼的纪念
物。有效地预言尼罗河泛滥需要用到一些天文学知识。作为管
理者的祭司创造了象形文字。但却没有为其他方面的发展留下
多少有价值的遗产。

在美索不达米亚，强大的闪米特帝国取代了先前的苏美尔
人，并且采用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在宗教方面，主要兴趣
更多在于此世的幸福。记录星辰的运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巫术
和占卜活动，都服务于这些目的。

没过多久，商业社会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克里特的
居民，他们的文明直到最近才重现于世。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
亚细亚的海岸地带，他们很快就在整个爱琴海诸岛占据了主导
地位。公元前 2500 年左右，一股新的移民潮使克里特文化得
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克里特人在克诺索斯（Cnossos）和菲
斯托斯（Phaestos）兴建了宏伟的宫殿，他们的船队在地中海
各地穿梭往返。

从公元前 1700 年开始，频繁的地震和火山喷发迫使克里
特人移居到邻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克里特的手工艺改变了
希腊大陆的文化。在希腊，能表明这一点的最著名的遗址是阿
尔哥里德的迈锡尼，也就是传说中阿伽门农（Agamemnon）的
故乡。《荷马史诗》中记载的正是迈锡尼时代的历史。公元前
1400 年左右，一场强烈地震袭击了克里特，其霸权地位随之戛
然而止。

此前，希腊大陆已经相继遭到了两次入侵。第一次是北部
的爱奥尼亚人（Ionians）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这些人似乎
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在一起。300 年后是亚该亚人（Achaean）



迈锡尼的狮门，克里特岛的影响在这里扎根



已知最早的希腊铭文，刻于
锡拉岛一块公元前 8 世纪的
石头上

的入侵，这一次他们成了统治阶层。迈锡尼的统治者和《荷马
12 史诗》中的希腊人一般都属于这个阶层。

克里特-亚该亚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商贸往来。即便是公元前 1400 年的大地震也没有中断这种联系。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威胁到埃及的“海洋民族”中就有克里特人，埃及人称他们为“巴利塞特”（Peliset）。他们是最早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其定居地“巴勒斯坦”（Palestine）也因此得名。

公元前 1100 年左右，进一步的入侵导致了自然灾害未能导致的结果。在多利安人（Dorian）入侵的影响下，强大的尚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征服了整个希腊和爱琴海。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 12 世纪初的特洛伊战争中就已精疲力竭，根本抵挡不住这波猛烈袭击。海上霸权落入腓尼基人之手，希腊从此进入默默无闻的时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学会了闪米特字母，并且补充了元音。

希腊本土地势起伏，气候变化无常。贫瘠的山脉将国土划分开来，山谷之间的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分散的聚落在肥沃的平原上发展起来。当土地再也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时，一些人开始漂洋过海寻找殖民地。从公元前 8 世纪中叶到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希腊城市零星地散布在西西里海岸、意大利南部和黑海沿岸。随着殖民地贸易的兴起，希腊人与东方又有了新的接触。

在政治上，多利安人以后的希腊发生了一系列定期的变迁，起初是王权。权力逐渐落入贵族手中，接下来是非世袭的君主或僭主时期，最后政权落入公民手中，“公民”的字面含义即为“民主”。从此，专制与民主制交替进行。只要能把全体公民召集到市场上，纯粹的民主就可以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纯粹的民主只幸存于瑞士的几个小州。

希腊世界最早、最伟大的文学丰碑是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了解。甚至有人认为后来有很多诗人都用这个名字。无论如何，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似乎在公元前 800 年左右就已经完成。诗中记述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1200 年以后不久。于是，我们拥有的乃是后多利安时期对一个前多利安事件的记述，因此其中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目前的形式来看，荷马史诗追溯到了公元前 6 世纪雅典的暴君庇西斯特拉托斯（Peisistratus）的退位。在《荷马史诗》中，较早时期的暴行已经有所淡化，尽管还留有一些痕迹。《荷马史诗》反映了一个获得解放的统治阶层的理性态度。我们知道，在迈锡尼时代，尸体是要埋葬的，而在这一时期，尸体却是火葬的。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是一



狄奥尼索斯，色雷斯的神，神秘
与暴力的象征

群吵吵闹闹、辛苦度日的主宰者。

宗教形同虚设，而如好客之类的矫饰习俗却很盛行。一些更原始的要素，比如处死囚犯做人祭，虽然偶尔也有，但已经十分罕见。总的说来，那时的基调是克制。

在某种意义上，这象征着希腊人灵魂的张力。一方面是秩序和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冲动和本能。前者孕育了哲学、艺术和科学，后者则出现在与祈求丰收的仪式相联系的更原始的宗教中。这个要素在《荷马史诗》中似乎受到了很大抑制，后来，尤其是与东方重新接触之后，它又再次出现。这与对狄奥尼索斯（Dionysus）或酒神巴克斯（Bacchus，最初是色雷斯的一个神）的崇拜有关。由于受到传说中的人物俄耳甫斯（Orpheus）的影响，这种原始的野蛮状态得以革新，据说俄耳甫斯被酒神巴克斯的喝醉的女祭祀们所肢解。俄耳甫斯教义主张禁欲，强调心灵的狂喜，希望进入一种“被神充满”或与神合一的状态，从而获得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神秘知识。俄耳甫斯教以这种精致的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最早出现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那里，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学说采用了这种宗教，接着，它那些并非纯科学的要素又从毕达哥拉斯进入了柏拉图和其他大多数希腊哲学中。

但即使在俄耳甫斯传统中也存在着更原始的要素，这实际上是希腊悲剧的来源。在希腊悲剧中，被强烈的情感和激情所鼓荡的一方总能得到同情。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悲剧称为“情感的净化”（catharsis）。最终，正是希腊人特征的这两个方面彻底改变了世界。尼采称这两个要素为“阿波罗式的”和“狄奥尼索斯式的”。单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使希腊文化发扬光大。在东方，主宰一切的是神秘主义要素。将希腊人从其独特魔咒中拯救出来的乃是爱奥尼亚（Ionia）科学学派的兴起。但要使思想发生革命，不能只靠神秘主义或宁静安详，还要有对真与美的情热追求。俄耳甫斯的影响似乎恰恰提供了这种观念。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表示“理论”的希腊词最初有“观看”的意思。希罗多德（Herodotus）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生气勃勃的好奇心，以及专心致志于热情而无私欲的研究，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西方文明源于希腊，其基础就是 2500 年前始于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整个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各斯”（logos），含有“言词”和“量度”等意思。因此，哲学话语与科学研究

阿波罗，奥林匹亚的神，光明与理性的象征





哲学家追问有关万物秩序的普遍问题

是密切相关的。从这种关联中产生的伦理学说重视知识中的善，而知识正是无私利的研究所讨论的议题。

14 前面说过，提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开端。那么，这些问题的形式是什么呢？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问题就相当于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是一连串杂乱的偶然事件中寻找一种秩序。我们不妨看看秩序概念最初源自何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他不是独自生活，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即使在最原始的层次上，这也涉及某种组织结构，秩序概念正是来源于此。秩序首先是社会秩序。自然之中的一些规律变化，比如昼夜更替、四季循环等，无疑很早以前就被发现了。但起初，这些变化只有借助于某种人为的解释才能得到理解。所谓天体就是神灵，是自然精灵的力量，这些都是人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说法。

生存问题首先意味着人必须努力让自然的力量服从自己的意志。在用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方法做到这一点之前，人们依靠的是巫术。两者背后的一般观念是相同的。巫术试图通过某些严格规定的仪式来得到特定的结果。它基于对因果原则的认识，认为给定同样的前提条件，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因此，巫术是原始科学。而宗教的来源则不同，它试图违反常规或不顾常规来得到结果。它只在奇迹领域起作用，其中包含对因果性的废除。因此，这两种思维方式非常不同，即使它们在原始思维中往往混杂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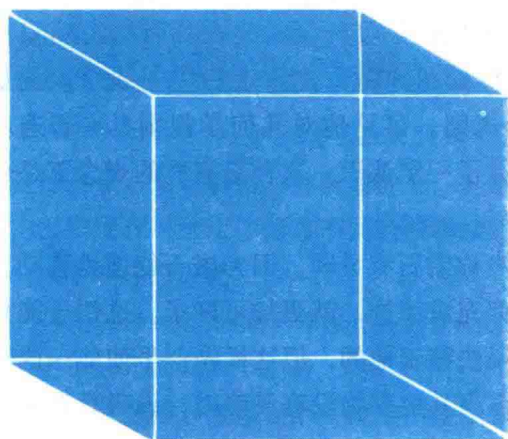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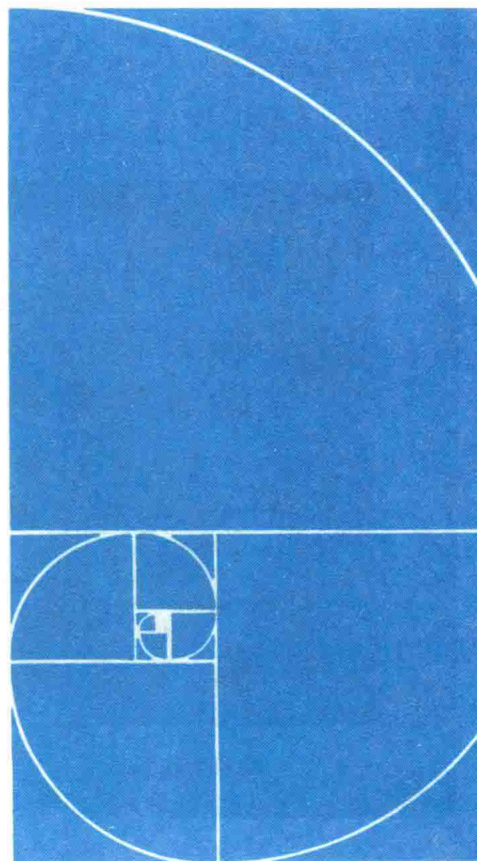
从群体参与的公共活动中产生了被我们称为语言的交流方式。语言的基本目标是使人们致力于一个共同目的，因此这里的基本观念就是同意。也可以把这视为逻辑的起点。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通过交流最终达成了一致，即使有时只是同意保留分歧。如果出现僵局，我们的祖先无疑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一旦杀死对话者，他自然就不再能进行反驳。有时候也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这便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从古至今人类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

希腊哲学在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某些二元论的影响，它们不断以各种形式成为哲学家写作或争论的主题。其中最根本的在于真与假的区分。在希腊思想中，和真与假密切相关的是善与恶、和谐与冲突的二元论，然后还有至今仍然热门的现象与实在的二元论，此外还有心灵与物质的问题，自由与必然性的问题，关于事物是“一”还是“多”、简单还是复杂的宇宙论问题，最后还有混沌与秩序、无限与有限的二元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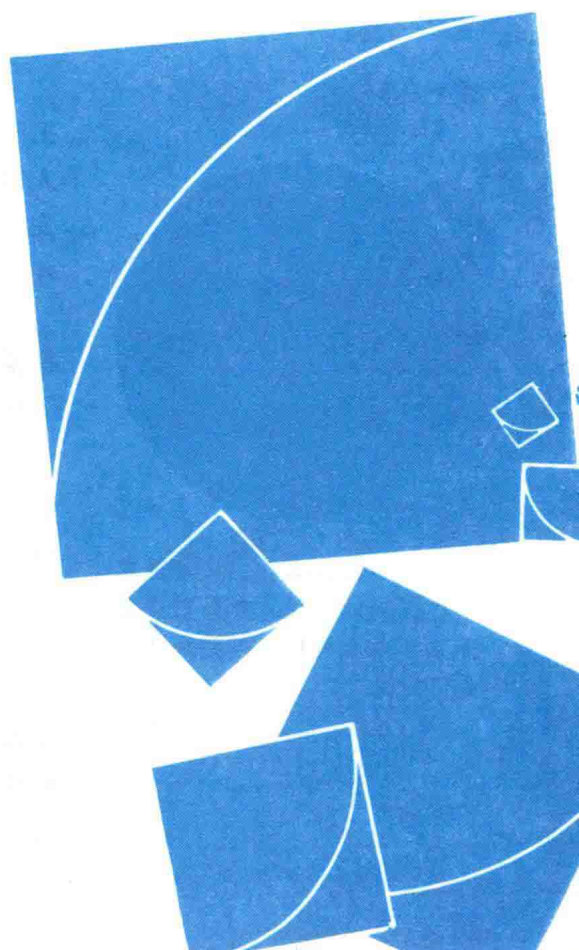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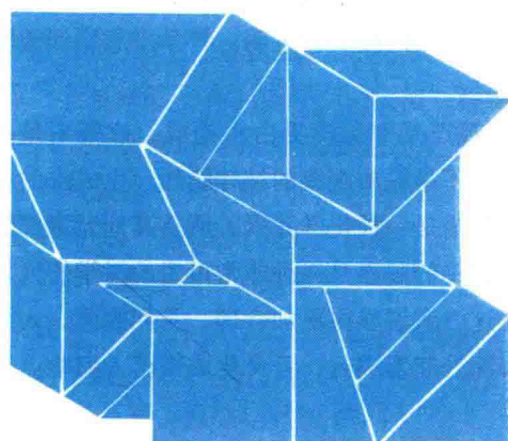
早期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具有教育意义。一个学 15
派可能会支持某个二元论中的一方；随后另一个学派则可能提
出批评，并且采用相反的观点；最后也许会出现第三个学派做
出某种折中，以取代前面两种观点。正是通过观察前苏格拉底
哲学家竞争学说之间的这种拉锯战，黑格尔才提出了自己的辩
证法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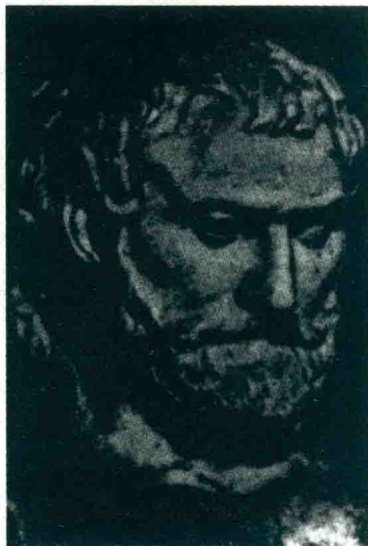
诸如此类的二元论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但我们可以用
一种粗糙而简便的方式将其彼此分开，以表明哲学一直在处理
什么样的不同类型的问题。真与假在逻辑学中得到讨论；善与
恶、和谐与冲突，表面上都属于伦理学问题；现象与实在、心
灵与物质则可以视为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传统问题；其余的二元
论都或多或少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当然，这些划分并不严格。
事实上，希腊哲学的一些更典型的特征正在于打破这些界限所
使用的方式。

第一个科学哲学家的学派产生于米利都，这座位于爱奥尼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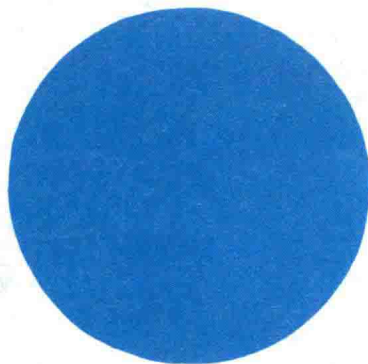


宇宙简单还是复杂？是秩序井然
还是混乱无序？





米利都的泰勒斯



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渗透着一种逻辑的发展。泰勒斯声称万物皆由水构成，但并未解释如何构成

亚海岸的城镇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业贸易中心。米利都的东南是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边是爱琴海和黑海，向西越过爱琴海是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东边紧邻吕底亚，并通过吕底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帝国有着密切联系。米利都人从吕底亚学会了铸造金币。米利都港挤满了各国船只，仓库里也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有了货币这样一种用来储藏价值和商品交换的普遍手段，米利都的哲学家们提出万物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称米利都的泰勒斯曾说，万物皆由水构成。哲学和科学就这样产生了。希腊传统把泰勒斯列为七贤之一。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泰勒斯曾预言过一次日食。据天文学家计算，那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 585 年，这一年遂被定为他的盛年。泰勒斯不大可能有一种日食理论，但他一定熟悉巴比伦人对日食现象的记录，因此知道什么时候要留心日食。幸运的是，这次日食能在米利都看到，它不仅有利于编写年表，也使泰勒斯本人声名远扬。同样，他是否在几何学领域确立了三角形相似性定理很值得怀疑，但在测量海上船只和其他难以接近的目标的距离时，他肯定运用了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经验规则。可见他对几何学规则具有普遍应用范围观念已经有了一定认识。这种普遍性的观念正是希腊人的原创。

据说泰勒斯曾声称磁石有灵魂，因为磁石能使铁移动。至于说他认为万物都充满了神，就更加可疑了。这很可能是人们根据他的前一说法归于他的，但这样做似乎使前一说法变得多余，因为只有当其他事物没有灵魂时，说磁石有灵魂才有意义。

和泰勒斯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一些也许是真的。据说一次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他就通过垄断橄榄油市场而显示了自己的涉世才能。对气象学的了解使他预见到橄榄会大丰收，于是他租下了所有能弄到手的榨油机，待橄榄成熟再高价租出去，从而大赚了一笔，并且向嘲笑者表明，哲学家想赚钱就能赚钱。

泰勒斯最重要的观点是声称世界由水构成。这既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结论，也不是脱离观察的纯粹臆想。生成水的原料——氢，今天我们认为是一种化学元素，所有其他元素都能与之合成。这种万物归一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科学假说。对海面附近的观察使这一假说显得更加合理。我们看到，太阳
17 蒸发了海水，雾从海面升起形成云，云又化成雨落入海中。按